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八

左編

夷類

女真

丕文更佳

康王構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帝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

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大赦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三年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州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

快

若備他盜者使皆服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取黃紙趨前擧以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因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仗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

[illegible]豫求見金人壯處撻可取而代之諸

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朱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議遂定撻懶以聞于是立豫爲齊帝奉金正朔豫即位都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年張浚兵敗於富平紹興元年金以陜西地界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劉豫從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欲煩苛民不聊生四年劉豫使其子麟以

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兄孫亶立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六年何蘚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顯肅後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詔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劉豫兵敗熟與金人欲廢豫又

爲岳飛所間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撻懶兀朮僞栅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過豫出見因于金明池翌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語塞王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本力言不可東京

欺小兒

偷　然

魏矼向子諲皆可嘉

留守訛魯觀阿懶折之蕭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蕭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因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趙鼎奏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倫復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諲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

檜何事不與聞彼與金人一手一心一口何至乘易史家懸斷豈記

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己以受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以書納禁中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遭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十年春

勘參

何為怒可知也

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檜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鳳扶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東京副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

鎭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鎭十一年正月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臯遂復廬州三月張浚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浚使沂中救之敗績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兀朮渡淮北去以韓世忠張浚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莫將還自金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秦檜矯下岳飛于大理獄韓世忠罷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奉表稱臣于金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十二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不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使人以衮冕來册帝金人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宮太后韋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

遷梓宮還太后倫俱有功此中回必不具詳

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爲平州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爲益力。金杖其使。併縊殺之。十六年。金劉豫死。金主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后裴滿氏。干政。金主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因縱酒自遣。酗怒手刃侍臣。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等十餘人。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

蒙古通蒙古益疆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
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
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爲蒙古輔國王不受自號大
蒙古國王是始和於是蒙古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
天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事耨猛安蕭裕
每與論天下事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相進平
章務攬持權柄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
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
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
賜物亮疑畏愈甚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

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

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悦故出亮亮

過中京與劉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艮鄉召還莫

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益甚冬十月金宰相

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

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左

丞唐括辯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

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亮曰若舉大

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

楞亮曰阿楞屬疏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護衛將

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杖
之會河南兵士孫進作剛金主弟止有常勝查剌亮
乘此構常勝查剌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
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
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八人長
僕散忽土舊及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
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
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
國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
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鑰符啓門亮與

妹壻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辯大理卿
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辯乃國壻
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
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
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
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
與衣秉德遂與郡臣奉亮即位初亮在熙宗世見太
宗諸子盛强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
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
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

里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擊翰室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蘇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幷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爲蕭蕃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强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宇吉及其族數百人以魏王斡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彀爲金國

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四人於宮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使侍婢來謁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詠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太愛幸後與舊家奴數賜死又使祕書監完顏文由其妻

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賜補由其妻蕭察乂察
而納之乂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
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以燕列國之名不
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
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
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
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金汴
京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
南京留守經畫之旣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
殺長寧秋宋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

並致仕、是夕檜歛、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三十一年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秘書少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及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馬欽、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與興兵南侵、九月宋以王剛中為四

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强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强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疆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逼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月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

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陳二也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辰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湯思退等皆賀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都知省張去爲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妄傳

幸圖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帝始聞淵聖崩擄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令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卽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讐

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謀歸於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走撒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

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剌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札八見窩斡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於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

伐金紀

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廄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

亡金机會

海州有將

野贏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郡臣不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禦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爲疑兵又使

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

伏發賊大敗殺鎮國獻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求附勝傳檄招諭綿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泉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鬭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冑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蹄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黙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闞

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弒之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爲三十二軍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拒大散關遊騎攻黄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遣單馬馳一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

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誑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郤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　興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　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

士令固守勿出戰驍將乃以逆士出憑險臨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遏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潰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

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宜斬。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上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采石機會

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眞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𥠖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甚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紿敵兵入船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盪海

波騰踴敵大驚擊矴舉帆帆背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眞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叢弩亂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

書

虎不可救 劉汜明白 退之

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問汜敗因憤悶病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爭罵之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犒師允文大敗金人于采石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庚允文于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敵駐楊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時東京遼陽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

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更名雍、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朵為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運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殺、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

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
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
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
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胥補先刃之、收其妃嬪及李
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珫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
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
使、且告即位、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金高忠建至
安、議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
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

執政日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俱已畢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至燕金闕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過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月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適張浩不可乃遣還適皓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闔堰金軍不能進速夜始還留千人備險監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圍數重

勝與郭蔚分城備禦或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掩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實實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

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
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
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
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虞允文浩上言
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
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
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
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
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
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

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孝宗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
鄧商州之地及歲幣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
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
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不可
秋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
渡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
當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令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
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
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

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懐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鏑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蕭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鏑復降于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紹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樞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
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徃戰
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
湯思退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
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
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
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
持報書如金師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
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

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郴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棗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

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藏幣則俟得寢陵然後與廉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吳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

乎後可其所欲天乎人乎

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宗社大事豈同戲劇意帝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能

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

脊杞去大宇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成敵國禮而還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三年吳璘卒五

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頃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稍以才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

其湘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廿餘年欲圖夏國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

受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綵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

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
欲從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書之誠安在
於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
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
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
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
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
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
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
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日未能恭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帝深納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陽公晧廢其君晛而自立晧晛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晧篡之耳抑其使而命有司

金遺令

詳問牒復取覘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牒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

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靈寢及更

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金主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

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

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

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

汝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

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

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於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志報于予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淳熙三年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遣韋璞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

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劒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衛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古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
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
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寛
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寛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
之賞罰不濫卽是寛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
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𩛙詞朕嘗思始終如一
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
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
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世宗謂宰臣曰
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

他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巳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税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

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旣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推官復改尸曹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旣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執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汚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恥道軼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

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汙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若論所司察舉官吏必審鎮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耻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

恐事未當不在任侂胄非其人

材歟寧宗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鄙阻韃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倉空匱國勢日弱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下詔伐金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議降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谿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

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
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以丘宗簽書樞密
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
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宗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宗棄廬
和州爲守江計宗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
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入西和州十二
大盜
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
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
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
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吳同使

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金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金人陷真州冦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紇石烈子仁陷徐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

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守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
廪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没于金金人入大散關吳
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
兵至因撤暮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
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
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綱
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
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
日曦召幙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
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

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丘崈遣使如金軍議和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劉祏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崈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以方信孺

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信孺辯對不少屈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

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五不敢言固問之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官臨江軍居住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部梟侂胄罪惡于中外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金主永濟嗣位有

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
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
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
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
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
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
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
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釁
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
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

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伐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

八紘類纂卷之二

左編

夷類

蒙古上

蒙古奇渥溫鐵木眞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毋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總隷于韃靼至也速皆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

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泰赤烏族照烈部與帝鐵木真所居相近鐵木真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鐵木真固邀與宿明日再合圍鐵木真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平照烈之長玉律時爲泰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荅海荅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鐵

木真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塗甞盡奪以與汝矣泰赤烏部遂徹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强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强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

不許金和

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
蒙古怒遂與金絕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事
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密
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
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
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
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
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
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為後繼遣麾

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遊弈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尋降胡沙虎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主以徒單鎰爲右丞相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鎰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

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徤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亡參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也金主從鏜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事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朮虎高琪之敗績僵尸四十里高琪還兵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

居庸則古北不能入以此知居庸關係

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

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欵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天倪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以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遂遣明安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

爲不可。术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陲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寔在靈武。蓋將以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承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死之。承暉遺表至

汴、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貌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貌軍擊敗之、蒙古還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去、蒙古克金潼關、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蹹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十年金李全降宋襲金青莒州蒙古主以木華黎經畧山南建行省於燕雲命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木華黎圍太原環之

數匝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城破德升自縊而死參政李革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革自殺節度使訛出虎守汾州右監軍蕭剌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

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翰林承旨徒單鎬等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雖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而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

帥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
未決中丞完顔宿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
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乃封經畧使王福等
九人爲郡公滄州河間真定雄鄚涿易太原平陽澤
潞益都開府凡九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年冬十
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
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覩山川夷險而自將兵
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
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
吉隰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太不花屯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滅回
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晝夜者戰四十餘日
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
石天應焚浮橋而退阿魯帶棄河中燒民居官室壽
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
河之險我不得而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
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還至解州卒金主
詢卒子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定歸金宋理宗寶
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
古蒙古滅夏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謂左右曰金

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後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紹定元年金哀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蒙

古主圍河中急金慶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

可板子訛可㩳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

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

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

摶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二千奪

船走閿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

制有隙及敗河中攝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吉

防秋畏怯避遁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

殺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畿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王大息曰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將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耶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進

至禹山分據地列勢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颺趨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郤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郤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侯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

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皷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鍾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蒙古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塹營蒙古不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

飲食且行且戰至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
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北渡者
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
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
河北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
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
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
澤步持大鎗奮戰而死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
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
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我爲之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金主召兀典援汴遂與潼關總帥合閏秦藍總帥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秦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萬解備闘舫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

蒙古兵近檝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薪
實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
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几與發閿鄉
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
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
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
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几與合閻從
數百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
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
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城

中淮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已而元帥崔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强伸為淅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壯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

不許和

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壕立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德宫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破大磑或碌碡

爲之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三十梢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雖凹而已初白撒命築城外短牆委曲狹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士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宋宰相猶無此

亢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爲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礶盛藥以火點之所爇圍半里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輙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

汴京之難攻也賢於宋之堅守一籌

於是金主母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以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郞楊居仁出宜秋門以火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耶民間閧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至

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功賞豈在戰士之下聞者皆灑泣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愁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宂及見滿官奴一軍號令明肅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蒲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

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煑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將兩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

立邀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立庵其黨先殺習捏阿不失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命爲梁王監國送款請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遂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爲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以

天子衮冕后服進于速不臺立四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初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䚟言欲刼金主以降忒木䚟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命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䚟之營金

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七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觶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强伸守中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於是鷹

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佈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仲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仲拗頸南向遂殺之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䚟勢益暴橫拘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於是內侍局令宋珪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御米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

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脇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忽斜虎有文武林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幸奏蔡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要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

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將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萬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子節度使。聽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

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御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妨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徤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無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

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將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捿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門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摠帥孛术魯婁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雨

金之有備如此

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衆孛术魯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擁三面精銳日夕戰禦宋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唱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爲糧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

軍鄭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將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乘城走門既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師以入忽

亦有抱帝投江之志

宋亦不及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
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
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
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
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
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朮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
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
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
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輿
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入宮執

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曰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鬬以底于亡二月蒙古兵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蒙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信陽隨州棗陽光化均州並益兵救脇、經理屯田于唐鄧州、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

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送款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

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祝火立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覩近之翕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横剌之立隊馬死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金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催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令西上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

里外有立黃紅旗幟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會弟萬夜渡江趨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督及逆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

[illegible]竹人

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没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開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鬭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没潰崩兵離

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銳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俱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銳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十一月口溫不花入淮西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爲淮西聲援忒木䚟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變易旗幟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攻黃州知州丘岳

部分嚴明守具周悉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其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兵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蒙古口温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𤖶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塡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其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

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値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燎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呂文德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荆湖制置使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

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州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

家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旣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

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囚之以杜杲知建康府蒙古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

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狥。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飲。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將張柔以連歲勒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蔡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

此為既用有規模

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乇而北一自乇而南置堡立柵寨為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蒙古主殂于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存（可訝）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栰由陽羅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若干征漁利之虐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

功遂還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乃率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陷臨江遂入瑞州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拔都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死者以軍出襲

賈

霸突魯定都燕之計

扳都兒戰敗死焉。蒙古攻鄂州甚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掉急流走鄂，以蒙古汗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諫罷兵，從之。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初霸突魯從忽必烈征伐，為先鋒元帥，忽必烈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

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憮然曰非卿言幾失之會憲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搆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即位遂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覇突魯之力也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躡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

以治道黙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
世矣先是似道遣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
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
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遣書宰
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眞
州之忠勇軍營蒙古遣人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
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奏蒙古
使者久留眞州不報二年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
以瀘州叛降蒙古整隸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
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

可惜失此與人又一張弘矣

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襲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知瀘州軍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文德以俞興與整素有隙使興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俞興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部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主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爲齊郡王李璮攻益都入之

進陷淄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赤摠諸道兵擊壇兵勢益張復命史天澤往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悞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濬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壇退保城史

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得出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毋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

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時守襄陽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劉整又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畧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劉整與阿术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

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畫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呂文德以詐蒙古置榷場爲恨因曰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荊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

行恨

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婢倖擊鞠飲燕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

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馬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卒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闢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

裝載左右舟刳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漢水方生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

人絕援闕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又褒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十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與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

未知復不能斷枚戀迹乃舉砲鼓譟察乘舟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术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衆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㪅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逆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𢦤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